

文艺深一度

从风景展陈到生命在场

——几部粤产电影带来的创作思考

□ 闫明

在影视与文旅双向奔赴的热潮下,越来越多影视创作者选择在作品中有意识地植入地域符号。但是当一部影视作品只是冲着“城市名片”“文旅种草”的功能定位,将地标、美食、非遗等从自然而然的叙事元素变成前置的植入任务时,地域文化的价值被窄化,它不再是滋养人物与故事的土壤,而越来越像被摆进影像橱窗的展品,负责提供辨识度、制造打卡点、承接引流任务,最终导致影像故事与在地文化“两张皮”,失去了其本该拥有的鲜活的文化生命力。

近年来,部分粤产电影悄然走红:《雄狮少年》系列借醒狮文化磨炼少年意志,让狮舞火遍全国;《长安的荔枝》以岭南风物敞开盛唐之门;《日掛中天》以南国湿热天气融入“罪与罚”主题;《给阿嬷的情书》以“侨批”为叙事线索,书写了感人至深的家国情怀……

粤产电影的接连破圈,不禁让人想起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珠江电影制片厂出品的一众“南国都市电影”,如《雅马哈鱼档》《三家巷》《花街皇后》等,让观众沉醉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南国都市风貌,成为一代人的银幕记忆。事实上,近年来部分粤产电影的走红与彼时“南国都市电影”的创作经验一脉相承,它们都选择将人物的生命经验深植于岭南土壤中,让岭南文化真正融入叙事。

当下地域电影创作存在两重误区,第一重误区可称之为“符号点缀型”,它们将地域文化符号放置于“被展演”的位置,尽管这些文化符号有辨识度、代表性,但不参与影片的因果关系、不承载人物的喜怒哀乐,便难以与观众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联结。一些频繁使用的民俗元素、文化符号,只是作为浮光掠影式的“奇观”短暂满足观众视觉上的地域想象。

然而那些在观众心中长久留存的地域符号印记,却总是伴随人物命运起伏而存在的。在电影《雄狮少年》中,对于留守少年阿娟来说,舞狮不仅是他见到父母的唯一途径,也是他实现自我认同的方式。木棉花、舞狮馆、桑基鱼塘等真实融入阿娟的生命旅程中。当他在黑暗中喊出“我也想成为一头雄狮”,当他背着咸鱼奔跑在夕阳下,当他在城市的天台上独自舞狮至黎明,“舞狮”便不仅仅作为一个地域文化符号存在,它还承载着一位少年对命运



《主角》电视剧情境视听交响音乐会上演

本报讯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中国广播艺术团(中国电影乐团)承办的2026第七届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季开幕演出——《主角》电视剧情境视听交响音乐会,于8月29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

此次音乐会由知名指挥家肖超执棒,电视剧《主角》音乐总监、原创音乐人张镒麟全程监制打磨,解礼民出任总导演,中国电影乐团全程现场演奏。演出突破传统音乐会单一演奏模式,创新打造“原声影视大屏+现场交响演奏+秦腔情境演绎”的沉浸式舞台范式,实现了“曲中有戏、戏中有情、情中有温度”的视听观感。演出依托电视剧正版授权素材,以同步流转的高清影视画面为基底,将跌宕起伏的剧情片段、细腻动人的人物独白、沧桑厚重的年代场景与磅礴大气的交响旋律融为一体。同时,萃取秦腔、碗碗腔等西北非遗戏曲精髓,将高亢苍凉的秦韵风骨融入恢宏交响乐境,多维重现忆秦娥从山野稚童成长为梨园名角的跌宕半生,生动表现戏曲艺术在时代浪潮中的坚守与新生。

的有力反抗。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聚焦潮汕人“下南洋”的苍茫往事,将“侨批”作为贯穿三代人情感的精神纽带。孙子晓伟赴泰国寻访阿公,一封封侨批牵出的是阿公与阿嬷跨越半世纪的等待与坚守。工夫茶、标旗、英歌舞、红桃粿、拜老爷等潮汕风物自然融入影像之中,构成的是潮汕文化中“精耕细作”的“工夫”精神。

第二重误区可称之为“符号内指型”,即过度追求本地特色,无形中提高了外部观众的理解门槛。此类影片着力于堆砌本地方言、饮食、建筑、仪式等一系列文化符号,但其指涉意义过度依赖于当地人才有的文化记忆与情感密码。对于外部观众来说,由于缺乏近似的生活体验与文化感知,往往难以进入故事世界。

而能够走出地域、赢得更广泛观众认可的电影,则会主动弱化符号的内指意义,将地域“风景”转化为人物情感的具身体验。比如,《日掛中天》片名出自粤剧《紫钗记》中经典唱词“日掛中天格外红,月缺终须有弥缝”,用“日”之意象暗指情感的热烈与纠缠。观众未必知晓此典故,但片中浓郁得化不开的岭南雨季、湿热的南方天气、破旧的居民楼以及弯绕的楼梯,都暗合了曾美云在过去与未来、理智与道德间进退失据的情感状态。换句话说,片中黏腻的“空气”也参与塑形了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长安的荔枝》中,岭南风物更是被设定为故事驱动的发动机。故事围绕小吏李善德如何将易腐的岭南荔枝护送五千余里抵达长安展开,从三日腐坏,到水瓮保鲜,再到切干移运,小小荔枝如何保鲜成为故事发展的重要悬念与转折点。《给阿嬷的情书》中,“侨批”是中国人“有情有义”的载体:阿公远赴暹罗打拼,一封封侨批既报平安又寄深情,体现的是个体对家庭的爱恋与担当;海外潮汕人即便自身困顿,也要拿出钱财帮助同乡,体现的是民众的守望与扶持;片尾海量侨批记录海外华人纷纷捐资抗战的史实,则通过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表达深沉的家国之爱。非潮汕观众在观看粤语版《给阿嬷的情书》时也能悄然落泪,并非因为听懂了每一句方言,而是被“有情有义”的共通情感所打动。

近年部分粤产电影的成功实践,为当下中国地域电影创作提供了三点启示。

第一,在形式表达层面,需要完成从“空间表征”到“表征性空间”的转换。只有当这些文化载体从“被展演的奇观”变为主角正在经历的生命图景,地域才能摆脱被“凝视”的束缚,成为与观众情感相连的生命空间。

第二,在价值传递层面,需要完成从“地方经验”到“普遍人性”的升维。地域电影的终极目标,不是将地方性经验包装为“异域风情的商品”,而是将它根植于土地的生命智慧,转化为能够触达普遍人性的叙事表达。蓝鸿春导演之前的两部作品《爸,我一定行》《带你去见我妈》影响力囿于广东本地,原因正在于过度依赖诸多潮汕父母对儿女“内敛之爱”的情感模式,外部观众因缺乏近似的生活体验难以进入。而到了《给阿嬷的情书》,“下南洋”的历史经验固然属于潮汕人,但家庭之爱、族群之谊、家国之念是属于全世界的。

第三,在观众接受层面,需完成从“情绪共鸣”到“价值认同”的深化。成功的地域电影不仅能在本地观众中激发情感共鸣,更可以与外部观众建立深层的价值认同。观众虽不熟悉舞狮的动作,但依旧会为《雄狮少年》中阿娟在天台上独舞的段落感动,观众感动于少年用青春、热血完成自我救赎的励志故事。《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跨越千里护送荔枝的绝境突围,实现了现实职场的折射与隐喻。地域电影只有将可讲述的地方经验转换为普遍可感的价值命题,才能让观众从被动的情绪感染升华为主动的价值认同。

说到底,地域电影的终极底色永远是讲好人的故事。当符号从橱窗里的展品变回生活的日常,当地方经验从封闭的圈层记忆升华为普遍的人性共鸣,银幕上的一方水土便不再是静态的风景,而是有温度、有筋骨、有生命的文化空间。每一片土地都蕴藏着鲜活滚烫的生命故事,每一种地域文化都拥有跨越山海、直抵人心的力量,它们值得创作者沉下心来书写与传扬。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湾区影视产业学院硕士生导师,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粤港澳大湾区电影人口述史与岭南电影整体性研究”阶段性成果)



电影《日掛中天》剧照



给阿嬷的情书

电视剧《醒来》开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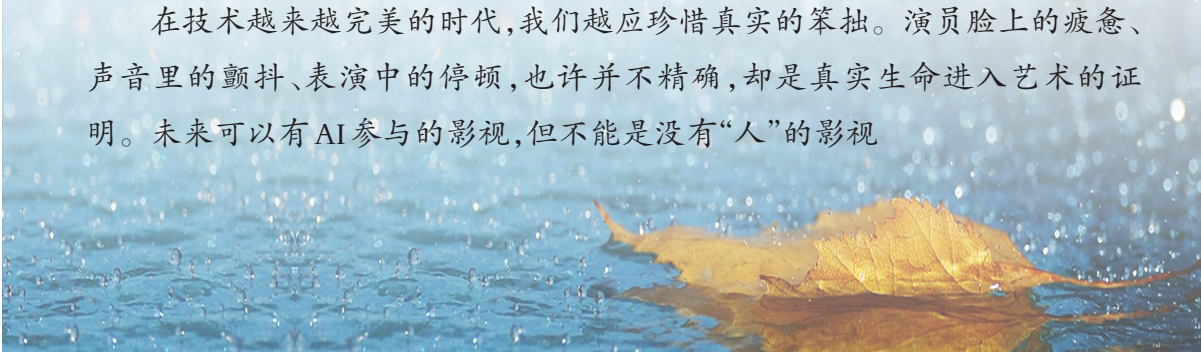
本报讯 由中央电视台、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出品,改编自海飞同名小说的电视剧《醒来》于8月26日晚登陆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档,并于爱奇艺全网独播。该剧以1941年前后的杭州、上海为背景,讲述照相师陈开来意外卷入隐秘战线,在与舞厅皇后金宝及多方势力的周旋中探寻真相,逐渐成为革命者的成长故事。

导演赵宝刚谈到,剧本吸引他的并非单纯的谍战结构,而是小说中关于“醒来”的主题表达。作品围绕组织的任务、个人的成长以及民族意识的觉醒三个层面展开,让人物在时代环境中经历选择、考验与蜕变。尤其是陈开来的成长,没有将其塑造成一个一开始便坚定的英雄人物,而是展现一个普通人在恐惧、迷茫与现实压力下逐渐完成精神转变的过程。与此同时,剧中女性角色也突破传统谍战剧的单一塑造,拥有了各自鲜明的性格底色与价值选择。作品关注的不仅是隐藏线索的揭开,更是普通个体在历史转折中完成精神成长的过程。

当生成短剧开始替代真实表演——

别让AI冒充人类

□郭英剑



最近,人工智能(AI)短剧成为网络上日渐走红的内容形态。这些作品通常被分成许多集,每集几分钟,人物衣着华丽,场景不断转换,故事则极尽夸张。豪门恩怨、身份错位、复仇重生、亲人相认,几分钟之内,一个人便可以完成从贫穷到显贵、从背叛到复仇、从绝望到团圆的全部人生。

夸张当然不是短剧的原罪。通俗故事从来允许传奇、巧合和反转。戏剧本来就需要冲突,短视频也必然追求更快的节奏。真正让笔者不适的,并不是故事不够真实,而是画面中的人越来越不像“人”。

那些由AI生成的人物,往往有着端正的五官、光滑的皮肤和精心设计的服装。他们看上去比普通人更漂亮,却又比普通人更陌生。眼神似乎在注视对方,又像穿过了对方;嘴唇在开合,声音却仿佛来自另一个空间;人物会哭、会笑、会拥抱、会愤怒地转身,但每一个动作都带着某种难以掩饰的僵硬。

看得稍久一些,便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画面里什么都有,唯独没有“人”。

这是一种很难用技术指标解释的不适。单独看某一帧,人物可能非常精美;单独听一句台词,声音也足够清晰。然而,一旦组合起来,生命却没有出现。人物之间似乎在相爱、争吵、背叛和告别,观众却感受不到真正的情感。那些眼泪只是图像中的液体,那些愤怒只是面部变化的模拟,那些所谓的悲欢,不过是算法把人类表演的外部特征拼接到了一起。

AI可以生成“哭泣的样子”,却并不知道一个人为什么哭。这句话或许正触及人类表演与技术模拟之间最重要的区别。真正的表演,从来不只是准确说出台词,摆出规定的表情,或者按照导演的要求完成动作。一个演员的停顿、呼吸、迟疑、眼神,以及那些稍纵即逝甚至本人都无法完全重复的细微变化,才共同构成了人物鲜活的生命感。有时演员说一句话时,嘴上表达的是一层意思,眼睛里可能藏着另一层意思;身体向前,内心却在退缩;脸上带着笑,观众却能看见笑容后面的悲伤。有时,最有力量的并不是一句台词,而是台词之前的一次停顿,是转身之后没有立刻离开的一半秒,是本想伸出的手又慢慢收了回来。这些细节之所以动人,不只是因为演员掌握了技巧,而是一个真实的人正在用自己的生命经验理解另一个人。

演员当然是在扮演别人,但他必须把自己的一部分交给角色。这也是表演艺术无法被简单归结为表情数据库的原因。同样是哭泣,有人因失去而哭,有人因为重逢而哭,有人因为终于被理解而哭,也有人在最悲伤的时候反而没有眼泪。真正的表演不是把“悲伤”做出来,而是让观众看见这个具体的人为何在这个具体时刻,以这种方式承受悲伤。

AI可以学习成千上万种流泪的面孔,却从未体会过失去;可以生成拥抱的动作,却不知道一个拥抱意味着重逢、告别、宽恕,还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它可以模仿人类表达情感的方式,却没有情感产生的生命处境。

因此,许多AI短剧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技术上越来越完整,情感上却越来越空洞。画面可以迅速切换,人物可以保持漂亮,剧情可以不断制造反转,然而故事很难真正积累感情,人物也很难呈现出有血有肉的形象。情节越热闹,人物越像木偶;冲突越密集,观众越感到其中的荒凉。

这类视频仍能吸引人,是因为算法非常清楚怎样留住注意力:不断制造冲突,留下悬念,提高情绪强度。它未必要求观众相信人物,只需要观众继续点击下一集。当影视创作越来越依赖点击率、完播率和停留时间,AI最擅长的并不是创造艺术,而是生产刺激。它可以根据数据判断什么样的脸更容易被接受,什么样的情节更容易引发愤怒,什么样的反转最能促使观众继续观看。于是,故事不再来自创作者对生活的观察,而可能来自平台对人类情绪的计算。

这样的作品也许会让人停不下来,却未必会让人真正记住。我们记住一部电影、一个角色,往往不是因为它提供了多少反转,而是因为某个瞬间触动了我们。真正的艺术不会只刺激神经,还会唤醒经验、同情与思考。这需要真实的人参与其中。

未来真正优秀的影视剧,仍然要靠人来演。AI当然可以进入影视制作。它可以设计场景、制作特效、处理后期,也可以在危险场面或特殊镜头中协助完成数字人物。但影视艺术的核心,不能只剩下技术。电影和电视剧之所以打动人,并不是因为作品中的人物足够完美,而是因为我们从他们身上看见了真实的人性。演员脸上的皱纹、声音里的沙哑、动作中的迟疑,有时比毫无瑕疵的画面更珍贵。人类表演中那些不精确、不稳定、无法复制的部分,恰恰是艺术最有生命力的地方。机器追求稳定,人类艺术却常常诞生于不稳定之中。某一句因情绪而颤抖的台词,某一个排练中从未出现的停顿,都可能成为作品最动人的瞬间。那不是程序错误,而是生命突然进入了角色。

如果未来的影视作品全部由算法生成,人物没有真实身体,情感没有真实来源,故事只是依据用户偏好不断优化,那么影视的生产或许会变得更加流畅、精美和高效,作品却可能越来越不像艺术。

更值得警惕的是,AI还可能复制真实演员的脸、声音和表演风格。一位演员多年形成的语气、神态和动作,可能被模型提取、重组,甚至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出演”。受到威胁的不只是就业机会,更是人的尊严与创作权。要知道,演员不是一组可以随意调用的数据。一个声音属于一个具体的人,一张脸承载着一个人的生命。未经许可复制演员的声音和形象,不是创新,而是占有。

因此,AI参与影视创作必须有清晰边界。观众有权知道哪些角色由真人出演,哪些画面经过生成,哪些声音来自合成;演员有权决定自己的肖像、声音和表演资料如何被使用;平台和制作方也应承担明确标注、取得授权和保护权益的责任。

笔者始终主张拥抱AI。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简单拒绝的工具,也不是一场能够被阻挡的技术变革。真正重要的是:保存人的在场。所谓人的在场,不只是画面中出现一张人的脸,而是作品中有真实的感受、经验、判断与责任。一个演员为何这样理解角色,一个导演为何选择这样的镜头,一个编剧为何让人物在这里沉默,这些都来自具体的人对生活的认识。艺术之所以是艺术,就是因为有人以自己的生命参与了创造。

笔者反对的,从来不是AI制造出来的美,而是它冒充人的创造;不是技术参与影视,而是技术隐瞒自己的参与;不是虚拟角色出现在银幕上,而是没有生命经验的影像被包装成真正的人类表演。我们可以让技术延展演员的能力,却不能把演员从艺术中驱逐出去。因为人类观看故事,不只是为了看见事件如何发生,也是为了确认:另一个真实的人曾经领略过这般丰富的人生况味,也曾经走过这样一段生命。

在技术越来越完美的时代,我们越应珍惜真实的笨拙。演员脸上的疲惫、声音里的颤抖、表演中的停顿,也许并不精确,却是真实生命进入艺术的证明。

未来可以有AI参与的影视,但不能是没有“人”的影视。技术可以辅助表演,但人类不能被替演。(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特聘教授)



微短剧《破浪·十年》即将上线

本报讯 8月31日,网络微短剧《破浪·十年》在京举行看片交流会。据悉,该剧入选“跟着微短剧来学法”精品推荐片单,将于9月在优酷独家上线。《破浪·十年》是最高检影视中心首部综合呈现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和知识产权检察职能的微短剧作品。故事以民营企业程真2015年返乡创业经历为主线,讲述其十年间遭遇恶意举报、商标抢注、账户冻结等困境,汉兴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充分运用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等法治手段,通过检察还原商标权属真相、纠正不当行政强制措施,推动解决执行难题,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最终将使用非法手段恶意竞争的幕后推手绳之以法。

为保证创作的严谨性,主创团队深入四川省三级检察机关采访,走访数十位一线办案检察官,从大量真实案例中提炼创作素材,精心打磨剧本。专家认为,该剧以微短剧这一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法律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故事情节,实现了法治题材内容与微短剧形态的有机结合,对于提升检察工作社会知晓度、弘扬法治精神具有积极意义。